

当代剧作家创作丛书

張晶劇作選

張晶題

PDF

# 张晶剧作选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# 内 容 说 明

本书选编的七部作品，是著名剧作家张晶于各个时期的主要创作。五部取材于现实生活，两部是历史题材。有话剧、有戏曲，有多幕剧也有独幕剧、短剧系列。

这些作品较为广阔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多采多姿，展现了作者追踪时代、关注现实、与人民共呼吸以及锐意创新、执著追求的总体创作倾向；艺术上也作了多方面有益的探索。无论戏曲或话剧，都浸透着诗的感觉、诗的思维，引诗入戏、托物写人，情境意理、浑然交融，体现了剧诗化的艺术风格。

这些剧作大都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，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。

责任编辑 杨锦海

封面设计 张 磊

### 张晶剧作选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  
枣庄日报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87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11.844 插页 2

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 册

---

ISBN 7-104-00240-5/1·72 定价 5.40 元

## 目 录

- 1962 明月千里 (独幕话剧) · 1 ·
- 1963 白杨树下 (独幕话剧) · 21 ·
- 1979 瑞 云 (八场戏曲·取材于  
《聊斋志异》中同名篇) · 53 ·
- 1982 山乡锣鼓 (九场现代戏曲) · 123 ·
- 1985 我们吃了太多的盐 (现代生活即景剧) · 203 ·
- 1988 本市轶闻 (现代生活短剧系列)
- “黑风道人”出山记 · 272 ·
- 午饭有鱼无鱼 · 281 ·
- 我们是否认识 · 289 ·
- 是兵是卒一起拱 · 298 ·
- 1990 玉箫引——榴花·权妃·箫  
    (历史戏曲歌舞剧) · 313 ·
- 后 记 · 379 ·

# 明月千里

(话剧)



## 人 物

田 秀  
四 白  
老 仓  
十斤嫂

〔鲁南农村中一个生产队的牲口院。齐胸的土墙横贯舞台。隔墙，可以看到树、屋的剪影，那便是十斤嫂家，有小门相通。台左，是观众看不到的牲口棚。其后端露出草堆一角，有大门临街。台右，是观众看不到的草垛，亦有门通另一条街。院内除铡刀、水挑之外，再无别物，显得特别宽敞、干净。〕

〔幕启时，是春天的黄昏，有收工人们的说笑声约略可闻；从街上传来清越的古老的童谣：〕

老黄牛，好脾气，把我驮上往前去。

老黄牛，别吓我，我是你家小二哥……

〔忽然，几声牛叫。〕

老 仓 牲口卸套了。

〔幕后人声：“老仓叔，我就手把牲口拴槽上了。”〕

老 仓 二毛子啊，好吧。今天这么俐落。（扒了草走进牲口棚）

呔，大犊子，相让着点。白花，吃这边的。哎，哎，对了……哎哟！二毛，二毛子，这是怎么弄的？你，你……

〔田秀从左边走上。〕

老 仓 白花牛的腿磨破了一块，这不是拿刀子旋我的心！二毛子，你个混帐东西！你眼睛长歪了！

田 秀 不是眼歪，是心没长太正。

老 仓 单干的时候，他拿着牛不都当爹待奉着！

十斤嫂 （出现在墙后）哟，是谁敢惹老仓叔生这么大的气？

老 仓 不行！队长，你得狠狠地教训教训他！

田 秀 行。

老 仓 不行！再训他，白花牛的腿也是破了。得割他的皮补。

田 秀 我从南洼赶到才看出来。一路上，他承认了错误，怕您生气——

老 仓 还怨我生气！肉不长他身上！

十斤嫂 噢，牛腿磨了，我当什么事呢。算了，生气还不是白生，气自己。

老 仓 哼，那种人肚里长的不是心，是块石头蛋！

〔十斤嫂自觉无趣，悄然隐退。〕

田 秀 我到保健站找来了药面。

老 仓 （接过。找包扎物，没有，就要撕棉袄上的补绽）贴在这儿也无用。

田 秀 （阻止）别！（摸了摸口袋，掏出一条手帕）这个。

老 仓 （犹豫了一下后，接过）……

〔田秀不动声响地担起水桶。〕

老 仓 秀儿哪，快放下。你累了一天。

田 秀 老仓叔，你又瞒着我了，你的腰疼病不是打昨天就又犯了！



老 仓 你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咳，给王镇长扛口袋撇的。这个症哪，缠我半辈子了！……犯就犯吧，往年，不是犯病要死，只要喘口气也得干吗！这会，担两挑子水还有什么。你当上队长不久，开春又忙，大事小事挤碎了心哪。

田 秀 生产队里要是没了事，那倒糟了呢。（走下）

老 仓 这孩子，十九岁的人当队长，跟这一伙子在一块缠，不言不语地默头干，有志不在嘴上啊！（向牲口棚走去）

〔远处，传来童谣声。〕

〔后墙的便门哗啦开了，十斤嫂望了望，复走进来。〕

十斤嫂 队长走了，正好……老仓叔！

老 仓 （走出）什么事？

十斤嫂 哟，怪忙的……

老 仓 哪天不是这个样，活人闲不住。

十斤嫂 这么大年纪了……

老 仓 你马三大爷，六十露头了，赶车还赶的一个劲呢！

十斤嫂 （附和地笑了下）呃，我帮你铡草吧。

老 仓 铡完了。

十斤嫂 那我替你挑水去。

老 仓 哎，你今儿怎么这么勤俐。（似闻有倒水声，望去）秀子哪，算了吧。

〔幕后，田秀：“挑满吧。”〕

十斤嫂 哎哟，老仓叔，你这个饲养员可真当得，队长给你挑水。

老 仓 还铡草来。……唉，她怎么又知道我的腰……

十斤嫂 哟，你的腰疼症又犯了？（讨好地）那好，打明儿起，我给你挑水。

老 仓 那我这个饲养员还干个么味。

十斤嫂 嘿嘿，一个队里吆，互相帮忙，谁还能不用着谁，以后

老 仓 那不行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小葱拌豆腐，一青二白（拿烟袋欲抽烟，无火）

十斤嫂 家里拿火去。

老 仓 算了。不耽误你的工夫。

十斤嫂 开门就到院，不难。（从便门下）

老 仓 （自语）今天这个十斤家的可真勤俐得出奇。别再跟二毛子样，勤俐不出好道道来。

十斤嫂 （复上，划火柴点烟）来吧。

老 仓 （接过）我自己来。

十斤嫂 （沉吟了一会）老叔，我有个事……

老 仓 （警惕地）什么？

十斤嫂 他们都说你老叔脾气耿直，谁也不怕，不好说话，我就不信——

老 仓 上东坡就别往南洼绕圈子。

十斤嫂 老叔你喜欢直来直去，好，我就直说，老叔还能不体贴人？我求老叔你一件事——

老 仓 你快说。

十斤嫂 你十斤侄儿不在家，就我自己，还扯个孩子，顾了外头顾不了家里，成天不知忙什么，有时候连顿饭也做不上。

老 仓 往后少串点门就行了。

十斤嫂 谁说不是呢，我这不打早就不串门子了。我想推点煎饼——

老 仓 怎么，知不道磨该往那边转是吧？

十斤嫂 看你老叔多会说笑话。

老 仓 我给谁说过笑话？想吃煎饼，推就是了。你院里现成的磨。

十斤嫂 我这两天呢，不大想吃饭……

老 仓 那我给你推去！

十斤嫂 哎哟，我可不敢劳动老叔，那可是有罪的。我是——

老 仓 想打咱这头小驴的主意？甭想啦，每天上套耕地，来晚了，我都怜惜它歇不过来呢。

十斤嫂 那，老叔给个牛也行。

老 仓 牛？你不嫌它慢呀！

十斤嫂 虽说慢点，也比人抱着磨棍挨强呀。

老 仓 哼！

十斤嫂 老叔，只在你一抬手……

老 仓 （爆发）你是小孩，这半天啦，还不懂？这是我自己的牛？二百三十八口人的！你挨门挨户问去，他们要都点了头，我牵了给你送去。

十斤嫂 老叔，你这不是诚心难为我。

老 仓 我找的你？你这不是诚心要我的好看！

十斤嫂 老叔，你能看着我吃不上煎饼？

老 仓 十斤家的，不是我当叔公的教训你，把烧饼挖个心套你脖子上，你也得挨饿。

十斤嫂 （默然有顷）唉，我不是，不是腿疼症又犯了吗！

老 仓 （烦腻地）十斤家的，咱一句话碰到南墙上，不行！队里开了会，初十以后牲口下地，老天爷来也不借。特殊情况找队长，我不作主。

十斤嫂 哟，办事还象铡草样：一刀四齐！

老 仓 一刀齐，没二样。我就是不怕得罪人，这是队的规定。

十斤嫂 老叔，就不能活动、活动……

老 仓 （反讥地）你知不道我这个人死肉不翻身！

十斤嫂 哎哟，我可不是想这么骂老叔，那可是老天不容。我是

说，你要是怕犯规定——（四处探望，压低声音）等家家关门闭了户，我从这个小门牵送，又不走街。草里的蝻蝻儿也不会知道……

老 仓 （怒起心头）你这是说话！你这不是成心来骂我！（径直走进牲口棚里去了）

十斤嫂 （一楞，自语）倔死的老头子，老皮筋，老不死的……

田 秀 （上）十斤嫂，又嘀咕谁不死啦？

十斤嫂 自己呗。一点用也没有，活着有么味。

老 仓 （复上）我知道你要骂我。不要紧，这不队长来了，你有话说在当面。

田 秀 十斤嫂，你有什么事？

十斤嫂 没，没什么，有什么事呀。

田 秀 明天想请假，是吧？

十斤嫂 不，不，刚干了几天……

田 秀 是呀。刚干几天就又请假，那更捂不住大家的嘴。

老 仓 她是想用牲口顶她个苦差使。

田 秀 噢，推煎饼呀。十斤嫂，咱队春地多，耕不宜时出不好苗，这两天，牲口歇都歇不过来呢。

十斤嫂 原是，原是。癞虾蟆跳两跳还要喘三喘呢。能腾出个空呢，我就用；不行呢，那就……不多，满贯十来斤粮食。

田 秀 推煎饼是一个人的事，耕地是全队二百三十八口人的事。你是明白人，干什么都得——

十斤嫂 先公后私。这个我懂。谁不说呢，你十斤哥来家也常说我。

老 仓 你懂是懂，嘴上懂可心里还是打牲口的主意。

十斤嫂 老仓叔，话可不是这样说。我是觉着能用牲口推点煎饼，我也能省点烧锅燎灶的空，省点工夫还不是给队里干活。

- 田秀 看，你这个算盘就拨拉错位了。
- 老仓 你多干多记你的工分。
- 十斤嫂 俺眼里可不是光看那点工分。
- 田秀 这样吧，你要等着吃，先上我家叠去，我家昨儿晚上刚摊的。
- 十斤嫂 不，不，家里还有几个。谁叫我泡了粮食呢，三、四天了，我怕它酸了，糟蹋了粮食。
- 田秀 一早一晚就推了，那是得挨点累。
- 十斤嫂 咳，谁知这么巧，我年轻时坐月子落的腿疼症又犯了。
- 田秀 噢。到保健站去看看吧，你要是不方便，我去给大夫说。
- 十斤嫂 不，不。你是队长，公事多，这点小事要都去麻烦你，那你心里还能盛得了。一个人的事，不值当的。
- 田秀 要是一个人、一个人的都不问，那也就没有什么公事了。你先去看看腿，回来，我给他们商量一下推煎饼的事。你这是特殊情况，尽量照顾。是呀，一个人还扯个孩子，过日子不容易。
- 十斤嫂 不，不，不麻烦了。我的腿，也，也能受。（忙走下）
- 老仓 看她那嘴，坷垃头都能说成堆。谁听说过她有什么腿疼症。你还给她粘扯，一句话堵过去，完了。
- 田秀 不，得叫她心里明白，这会牲口紧，要是真有困难，也得给她想办法。一开春，她干活积极多了，别挫了她的积极性。
- 老仓 听她那一套来。她要说上东山，你赶紧上西湖里等着去。
- 四白 （跑跳着上来，立即插言）说谁？十斤嫂，是吧？
- 老仓 四白子的眼还真抵得上一杆秤哪。
- 四白 老行市，除了她还有谁。哎，秀儿姐，今晚上大队开党、团员和民兵排以上干部会。

田 秀 知道了。老仓叔，你犯了病，这几天夜里，就把牲口交给我吧。

老 仓 不行。老毛病，疼疼就算了，你这么忙，整天不停步。

田 秀 白天忙，夜里还忙吗！

四 白 交给我正合适。

老 仓 正不合适。要说交给秀子，我还能放心，要交给四白子呀，那我一夜也就别打算合眼了。

田 秀 你放心就是。你的病，我给保健站大夫说了，他说要打针，开头还得四小时一次。今晚上你就去吧。

老 仓 你看这孩子，怎么不先给我说一声。牲口离了我的眼，就跟我丢了魂一样，不是净给我添心事吗。

田 秀 牲口要紧，人更要紧。

四 白 就是牲口拴到你心上，也得把缰绳割断。队长说了，你就走吧。（立即动手推老仓叔走）

老 仓 那，你也得让我把话说完。好，既说了，我就去。这大犍子抢嘴，白花牛老实，你可得均匀点。

田 秀 行。我知道。

四 白 知道花牛跟你的闺女样，你特别疼它。（又去推）

老 仓 那个小驴，别看年纪小，脾气可又急又躁，又有点冒失，我一进槽，他就咳咳地要赶我走……（禁不住大笑）

四 白 （省悟）哎哟，你这是比鸡骂狗的说我呀，我不愿意，我薅你的胡子……

老 仓 我是说小驴呀，还有拾骂的吗？……（大笑不止，被四白猛冲冲地推着下）

四 秀 四白，仔细点，别冒冒失失地再碰了老仓叔的腰。天要黑了，看不清路。

〔童谣声。〕

田 秀 (自语着) 腿疼, 推煎饼, 开会, 明天, 东坡撒粪……

四 白 (复上) 咦, 老仓叔怎么又回来了?

老 仓 (复上) 唉, 保健站的大夫不得闲。

田 秀 (端详了一会) 不, 我们说好的。

四 白 瞎话。我看准了, 你连保健站的门槛也没迈。

老 仓 (忍不住笑了) 咳, 我是看看花牛的腿好了没。

田 秀 仙丹妙药也得一个时辰呀。

老 仓 让我再添上筛子草, 你们开会去吧。

田 秀 行。我可是给大夫说定了, 你要不去, 可耽误人家的工夫。四白, 咱们走吧。(同下)

老 仓 好, 我去就是。

十斤嫂 (出现在墙后) 老仓叔, 我隔墙听说叫你去打针?

老 仓 嗯, 难为秀儿这孩子的心, 想的这么周到。她那心比天还宽、还大呀。二百三十八口人都在她心里, 就象这星星挂在天上一样。

十斤嫂 那你去打针, 怎么照看牲口呀?

老 仓 真的! 还要两个钟头一回, 得睡在那里等吗?

十斤嫂 歇歇吧, 也睡几夜安生觉。

老 仓 哼, 安生觉, 不安生。(扒草喂牲口, 交代地) 你们可要老老实实的, 不许胡闹。吓……(欲走, 忽然想起什么, 看一看墙后已不见了十斤嫂) 我走了, 十斤家的会不会钻这个空子……哼, 这种人, 那样的事她可是能办上来喽。(关了便门, 想了想, 又搬过铡墩来顶上。这才放了心) 我知道你鬼点子多……其实, 她们开完会就要来的……(咕噜着下)

(稍顷。十斤嫂悄然出现在墙后, 向院内窥探着, 还故意咳了几声, 见无人应, 迅速去推门, 推不开。

**十斤嫂** 死老头子，真绝，把门关死了。……你有关门计，哼，我有跳墙法。（翻身过墙，镇定了一下，走近牲口棚，不想驴子“啾啾”叫起来，牛也叫了一声。她不禁打了个寒噤）哎哟，叫什么，这么疼人。（向前又走几步，驴子摇头摆尾乱踢蹬，吓得她连忙退了几步）什么样的人喂什么样的牲口，连畜类东西也欺我一头。……听人说，慢慢给它搔着痒痒就老实了。（又欲近前，忽然听到什么声响）有人！（惊悸未定，聆听有顷）唉，我这耳朵怎么的……不，不，我这心呀……亏心事……驴呀，好驴，你也嫌我干的事亏心吧？唉，没法子，你将就着帮我点忙，我轻巧一回，也不能亏待你，推完磨，我把刷磨水都给你喝……（慢慢近前，解缰绳，远处犬吠）他娘那心，这些死不了的狗，动不动就汪汪……不，有人，真有人来了！（向便门奔去，忙中出错，忘了镗墩，碰倒，砸了脚）哎哟，哎哟，我的娘，我的心，我的脚……（开门，一拐一拐地匆下）

〔田秀与四白同上。〕

**田秀** 这月亮亮得都能纳鞋底呀。

〔月亮，不知不觉已上东天。半墙明月，斑驳树影，春夜静极了。〕

**四白** 哎，我去拿枪来，咱们练习瞄准。

**田秀** 俗话说，“十四、十五，月亮出来漫东屋。”不用加班加点，平时认真，到测验，保险你三枪三中打个“优秀”。

**四白** 那，没事干，不白亏了这盏好天灯呀？

**田秀** 别忙，有你的活干是了。我喂牲口，你到十斤嫂家看看煎饼推了没？她的腿真是犯症啦？

**四白** 我不喜欢上她家去。



田 秀 去，正经事。

〔四白不情愿地从便门走下。田秀拿筛子扒草、进棚。〕

四 白 （复上）没动静。粮食没淘放在石台上，看样子，要搭把。

田 秀 人哪？

四 白 我没喊。从门缝里一看，正抱着腿脚“哎哟、哎哟”直叫唤哪。

田 秀 那，是真犯了腿疼症了。走，咱们推去。

四 白 什么？给她推？我闲着有力无处使？

田 秀 咱应该帮助她——

四 白 我不积那份德。你不记得啦，咱一劝她好好干活，她骂咱啦。没有事，我还想练会打靶呢。

田 秀 四白子呀，四白子，你的心这么窄呢。

四 白 月下练武，多好呀。

田 秀 那……（要去，但没有就走，关切地望着四白）

四 白 （呆望着月亮，自语）月亮多好呀，象个剔明锃亮的大玉盘子。……今儿夜里，走遍天下也是这么好的月亮吧？

〔从遥远的地方隐隐传来雁鸣声。〕

四 白 听，是什么叫唤？

田 秀 大雁从南方飞回来了！

四 白 这么明的月亮，耀得天也显得更高、更阔了。（冥思有顷，突然地）秀儿姐，你说你将来想干个什么？

田 秀 （淡然一笑）你哪？

四 白 我嘛，当个兵。多好呀，骑马挎枪走遍天下。也许今天在边境巡逻，明天就站在海防前哨上了。……也象今天夜里，有这么好的月亮，两眼直盯着海面，豺狼胆敢伸头，我就“叭”，一枪打发它回姥娘家去。……就是漆黑